




特 务 连

张黎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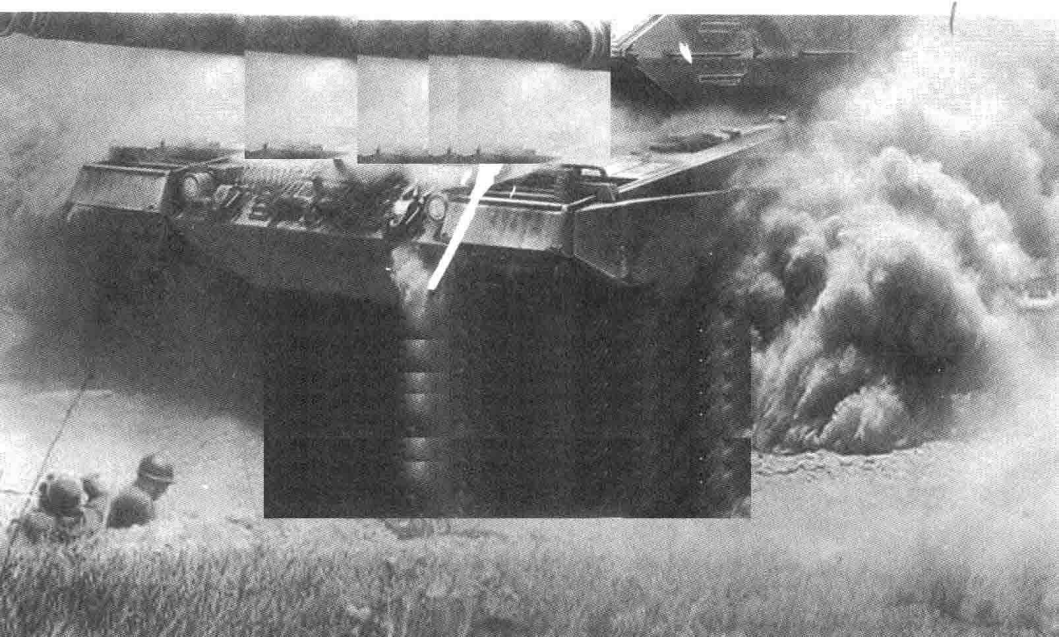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特务连

张黎宇◎著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务连 / 张黎宇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 - 7 - 5014 - 5381 - 8

I. ①特…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7851 号

特务连

张黎宇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6. 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81 - 8

定 价: 29. 00 元

网 址: [www. qzcb. com](http://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cb@sohu. com](mailto:qzcb@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来自天山深处的报告 / 1
- 关中乾陵的二哥陈红 / 6
- 故乡的回忆 / 31
- “腕头子”李和他的女主角 / 34
- 从军行 / 51
- 而立之年 / 92
- 古陵 / 96
- 蜜月 / 153
- 特务连 / 167
- 那年冬天 / 192
- 杨家沟夜话 / 196

来自天山深处的报告

我怀着满腔的委屈来到了天山深处——伊犁河谷最东边的那拉提。我将在这里正式开始我的军旅生涯。站在曾经进入过电影《天山行》画面的营区里，我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和失望。难道这就是我十年寒窗在获得大专文凭后应得的归宿吗？陌生的异乡风情、单调的自然环境、简陋原始的营区建筑，无不令人望而生畏。

在一声长叹之后，我硬着头皮来到了我将要荣任排长的排里……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军营生活，我生命的小舟并没有任意漂泊，而是扎实稳健地向理想的彼岸前进着。

信念的支持，特别是战士们的启示和激励，促使我奋发拼搏。来自各方面的激励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驱散了我心头的冰山，温暖着自己和同志们；像一支支深沉而明快的乐曲，合奏出了生命的赞歌，激发着信念和斗志。战士们像山坡上那挺拔的松林，坚实地屹立在祖国的土地上，保卫着祖国和人民。青年朋

友，你读过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吗？八十年代的战士们继承了先辈们一切优良的品质，正以无愧于时代的激情开创着前人未竟的事业。

赵献军是一九八五年才入伍的江苏睢宁籍新战士，小伙子浓眉大眼，显得很成熟。他到部队后不久，给家里写信却忘了写地址。通讯员把信交给我，我只得打开。原来信是他写给未婚妻的，可是他在信的最后却签着“丈夫”二字。我不解，让人把他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儿。

他怯生生地反问我：“排长，那你说，领过结婚证书算不算夫妻关系呢？”

“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

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有乡政府大印的结婚证书，默默地递给我。

“你结婚了？”

“还没有举行仪式。”

“那……”

他淡淡地笑了笑，说：“我们家劳动力欠缺，本来我们俩准备‘十一’结婚的，可后来征兵了，我就把这事儿搁下了，以后再说吧。”

这位怀揣结婚证的新兵跟我说这件事儿时，神情是那样平淡，似乎是理所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千层巨浪。我感情的潮水回溯到了那并不久远的回忆里。当年“母亲送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如今怀揣结婚证从东南来到西北戍守边疆，这不正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吗？面对这样的战士，谁还能说“八十年代是各人顾各人”呢？

要是真的各人顾各人的话，那我们的战士十有八九不会来当兵，就是来也当不好兵。他们在这偏远的深山沟里能得到什么呢？十四五块钱的津贴费还不够某些人的烟茶费，经过长途跋涉的报刊和多次差转的电视节目使他们得知的新闻比内地要迟一个

星期到一个月，严谨的军营内又不会有“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我曾和我的四班长谈过同类的话题。他叫龙友军，是四川资中人，初中毕业后和一个堂兄一块儿在县水泥厂当合同工。他在一九八二年入伍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津贴费从十四元涨到了十八元，而他的那位堂兄来信说，他现在每月除奖金就能拿七十多元，已经存了几千元了。看完他那位堂兄衣着入时、神态潇洒的相片，再看看由于风吹日晒、常年摸爬滚打使额头上过早地爬满皱纹的四班长，我问他：“不觉得吃亏吗？”

他回答说：“刚开始觉得亏，现在不觉得了。”

“为什么呢？”

他不紧不慢地说：“从收入上来说我的确不如他，可是从感情的满足和对生活的认识上来说那就不一定了。如果我也回去挣钱，这个班长还得有人当。要是大家都回去给自己挣钱，这个兵谁来当？没有人当兵，国家不安定，挣的钱还能安稳地花吗？”

他图的原来就是这个。朋友，当你年终结算在家里点票子的时候，当你领到工资后在酒吧、饭馆悠然自饮的时候，当你和妻子、儿女漫步在林荫道上的时候，你会为成功、快乐、幸福所陶醉，也会为这安宁、和平的生活所融化，然而，你是否想到过我们的战士？他们为了保卫这一切，正在严寒酷暑中苦练，在四脚蛇出没的地方，密切地注视着界碑后方。

对生活认识不同的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切莫忘记，我们的战士也有追求。他们都说，追求就是“感情的满足和对生活的认识”。

的确，在这里听不到对生活的诅咒和绝望的狂号，一切痛苦和欢乐都融化在执着的追求之中。他们在追求幸福，追求胜利，也在追求自身的完美。他们心灵的天平是明确的，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四班副张云州是一个强悍的新疆乌苏小伙儿。他五哥在打击

刑事犯罪活动中被抓了起来。他大哥来信说，全家人认为判刑不公，为此，老娘也病倒了。接到来信，小伙子闷闷不乐，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我问他：“想回去一趟吗？”

他想了想，说：“不用了，训练正紧。他的事儿有我大哥处理。我相信，当地司法部门会依法处理的。”

这个入伍前跟在五哥后面亦步亦趋的“小兄弟”在胞兄与国法的天平上量得出哪头轻哪头重，以一个战士的胸怀和风度观察和处理着在感情上难以平衡的问题。

能说我们的战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战士身上，你就会发现，他们站得高、看得远。

当然，他们也有痛苦，但他们是理性的、理智的。

有这么一位战士，从小就跟着父母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风波中，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他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艰难的生活使他早熟，也赋予了他坚强的性格。随着我国政治生活的稳定，他的父母也恢复了工作。然而，就在他入伍后，由于父母感情不和家庭破裂了。年已古稀的老父亲劝他复员回苏州老家，而且作为长子，家里的六间瓦房是他的，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当时，他也想离开这令他心碎的地方，可是又一想，自己才入伍两年，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于是写信说服了父亲。

这个深沉的年轻人对我说：“我能一辈子抱着那六间瓦房过日子吗？难道感情能够用钱来弥补吗？在我一生的近二十年里，只有这几年我才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人不应该只想着自己。都是炎黄子孙，谁不热爱这片国土？”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在头脑发热的时候，也确实曾经忘记过自己生活在这片国土上，在不顺心的时候甚至诅咒过这片国土。

热爱吧，我的同龄的朋友们，请热爱这片国土，也请热爱为

保卫这片国土而不惜献身的勇士们。

在这里，我想起我们的六班长——一个精干、漂亮、壮实的河南小伙子，却被婚姻逼得债台高筑，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其实女方的要求不算高，只提出要八百元。八百元啊！这个数字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只是存款的零头儿！每当看到他忧愁苦闷的表情时，我的心里就一阵酸楚。时代不应该如此对待我们的战士。

陈腐的思想、世俗的偏见和善意的误解，造成了战士们不应该有的苦恼。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姑娘们，打破那世俗的偏见吧！消除那善意的误解吧！有人说，姑娘的眼睛像水一样清澈。请你透过我们的战士那憨厚、纯朴的外表，透视他们的心灵吧！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有结实魁伟的外表，他们同样有晶莹透明的心灵和细腻炽热的感情。

实际上，一年多来，我已经和秀美的巩乃斯草原结合了，而促使我们结合的就是我们的战士。是他们坚定了我的信念，增强了我的力量。请允许我用我自己写的这首歌来结束这篇通讯吧：

亲爱的战友复员离边哨，
临别前送你一顶小花帽。
带上吧，战友，带上草原的深情，
带上吧，战友，带上边哨的欢笑。
每当明月挂上树梢，
战友啊，请你捧起这小小的花帽。
这花帽带给你友情的回忆。
这花帽使你忘却忧伤和苦恼。

关中乾陵的二哥陈红

娃呀，千万不能跟陈红学啊

——陵背后村村谚

关中多皇陵，尤以唐陵为众。唐陵又首推乾陵。乾陵为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坟墓，坐落在乾州城北，方圆占地 10 里，陵墓外形就是一个仰卧的美人，当地人叫乾陵为“姑（读 guā）婆陵”。也不知是尊称陵为姑奶奶呢还是尊称武则天为姑奶奶，反正人老几辈，大人小孩儿都这么叫。

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骚客在乾陵的无字碑前发出过人杰地灵的感慨。地以陵传名，这地方在中国的版图上就再也不是默默无闻的了。乾州也的确出了不少英才，在睡美人的左耳朵眼儿里，这么一个叫陵背后村的小村，就出过我三伯陈家良这样的英雄。

我的祖上原先在乾州城北 15 公里外的陵背后村（有一段时

间叫向阳人民公社红星生产大队)干屠宰卖肉的营生。因为祖上在街面上搭着卖肉的架子,村民们便呼我的祖上为“肉架子”,叫顺了嘴就叫“架子陈”。三伯陈家良以他英勇壮烈的32年人生摆脱了“架子陈”这个卑贱的称谓,被人尊称为“大先生”。据本县县志记载,三伯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渭华暴动”,是中国共产党本区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进过“抗大”,曾经担任过西兰工委书记、省委特派员等职务。我见过三伯的遗像,阔口圆脸,留着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那样的发型(多亏了这部电视剧,为我的表述省了许多麻烦),一对细长的镜架托着两块圆圆的镜片,却没有挡住那两只眼睛里流露出的深沉和睿智,可谓寓威严于文静之中、藏机敏于质朴之内。但当时陵背后村的老百姓却不知道他身负的重任,只知道他文武双全,既是县民团团团长又是县立小学的校长,就是后来升为国军师长,也从不欺压百姓。

直到他临刑那天,老百姓才恍然大悟。早几天就有人议论纷纷,说曾听到姑婆陵前的石狮子发出过吼声。那吼声如母牛产子时痛苦的长嚎,使整个乾陵都发生了震颤。这石狮颇有灵性,千百年来,包括八国联军入侵时,多少人觊觎过乾陵陪葬的珍宝,但却无一人得逞,村民们都相信,这是因为石狮拼力护主。

三伯英勇就义时,刑场设在城南的一个大场上,20多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排成一溜儿站在大场上,其他兵则如临大敌般端着枪或趴在机枪后面围着大场。一个满脸横肉的大胖子拿着一张纸吭吭哧哧地念着,过了好一会儿,人们才听明白他说的意思:他们尊敬的“大先生”是共产党,本该满门抄斩,念其是国军师长,所以只杀他一个人。

三伯站在场当中,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衣,走起路来踉踉跄跄,脚镣、手铐叮当作响,蓬乱的长发几乎遮住了他瘦削的脸上那碎裂的眼镜。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死亡判决,他面不改色心不跳,镇定地用目光在人群里找寻着。终于,人群里一个呜咽的哭

泣声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号啕。三妈不顾亲友的阻拦，跌跌撞撞地向三伯扑去。三伯也紧走两步迎上前。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三妈声嘶力竭地哭叫着：“红他爸，你走吧，放心地走吧，我吃糠咽菜也要把红儿养大。”

这时候，刽子手们举起枪，“咔嚓”一声使子弹上了膛。

一朵乌云从西方的天际飘过来，遮住了太阳，天立时灰蒙蒙黑沉沉的，仿佛要塌下来一般。一股冷风从乾陵右侧的西河里拔地而起，挟带着碎石、细沙从乾州城呼啸而过，被饥民扒光叶子的树枝唰唰作响。

人群恐惧地向后退去。只有四五岁的二哥陈红迎着枪口，从容不迫地走到了三伯身边，拉着三伯的衣襟奶声奶气地喊着“爸，爸”，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满不在乎地在那齐刷刷的枪口上、在那胖子和所有人的脸上溜来溜去。

三伯放开发怔的三妈，蹲下身，将二哥陈红久久地搂在怀中。最后，三伯放开二哥，从地上拾起一块土坷垃，在二哥陈红穿的黑衫子上唰唰地写了几行字。

马上有人念了出来：

卧薪尝胆几十春
舍生忘死救国民
身丧黄泉不足惜
重整乾坤有后人

写毕，三伯扔掉土坷垃，俯身在二哥陈红的小脸蛋儿上亲了亲，然后缓缓向前走去，走出十几步后，突然转过身来，振臂高呼：

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万……

可惜第二句还没有喊完，随着一阵枪响，他的身体晃了晃就

倒了下去。

三妈“啊”地大叫一声也一头栽倒在地。

二哥陈红急忙俯下身去，边摇边喊“妈”，见妈妈没有声响，他又走到三伯身边，蹲下身，一边喊“爸”一边用小手去堵那向外涌血的枪洞。不一会儿，他那黑色的衣裤和粉嫩的脸蛋儿上就染上了朵朵血花，可他全无惧色，仍然大声地喊着“爸”，仍去堵那已滋滋冒血的枪洞。

人们全都看呆了。

瞬间，女人们便呜呜地哭了起来。

男人们却都赞开了：

“好样的，有种！”

“十几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大先生有这样的后人，死也瞑目了！”

历史将为民族的解放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共产党员陈家良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乾州人的心上。只要记得三伯壮烈牺牲的人，就都忘不了他的儿子——二哥陈红。

二哥陈红前半生的辉煌与荣耀也因三伯的英勇就义拉开了序幕。

三伯死后，在乾州县立小学教书的李先生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托，收养了二哥陈红。李先生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将二哥陈红视如己出，使他丰衣足食地上完了初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不亚于如今的考上大学）。到陵背后村解放，进行土改、划分成分的时候，二哥陈红已经是村上的一个人物了。那年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粉白的面孔及那两只闪烁着纯洁光芒的眼睛和薄而稚气的嘴唇使他整个人显得太过孩子气；学生装下的身躯不仅不魁伟，而且显得瘦弱；上衣袋里那支泛着亮光的笔和说起话来晃动分头的动作使他无意中显露出幼稚的斯文。他虽然没有担任村里的任何职务，可全村400多户人家都有点儿怕他，因为

他是土改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对象。二哥陈红是烈士遗孤又受过良好教育，区委书记甚至省委书记曾经都同三伯共过事或有过联系的战友，有些还是他的部下。革命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他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并得到了高官厚禄，怎能不对烈士后代高看一眼呢？所以到后来，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还经常拿着《土改大纲》去请教二哥陈红。这样，二哥陈红自然就成了陵背后村的无冕之王。

那一年天道兴旺。春风送暖，夏阳温和，秋实累累，瑞雪丰年。常可见二哥陈红傲然立于乾陵顶端。不知他是在俯视古都咸阳的渭河烟雨，还是在谛听西府宝鸡的岐山凤鸣。十五六岁少年的心胸，当如展翅雄鹰，时刻在想着翱翔蓝天。

陵背后村的人把对乾陵的顶礼膜拜几乎全移情于二哥陈红。他从村中走过时，正在春阳下晒暖暖的老人会吧嗒着尺把长的烟袋锅和他打招呼：“老二，来，抽一锅锅。”哪怕他刚从茅房里出来正系着裤带，也会有人亲热地问他：“你吃过饭了吧，老二？”

当然，这还都是村里的长辈和稍有身份的人。其他人见到二哥陈红，都会谄媚地一笑，甜甜地叫一声“二哥”、“二叔”，甚或还有人叫一声“二大爷”。

最有趣的是妇女识字班。妇女主任东家出西家进，就是动员不出几个媳妇儿、姑娘，可一说陈红要去讲课，几乎全村的妇女都去了，城隍庙里坐不下，只得提着马灯在大场上上课。

村里不时有神秘的传闻，说晚上曾有人看见，从乾陵顶端升起过一颗如初升太阳般的流星，倾落于二哥陈红的庄子里。大家都说，龙生龙，凤生凤，陈红是生就的官命。

在历史的变革之际，二哥陈红掌握了陵背后村的群众甚至他们的后代几辈人的命运（如果你经历过后来的唯成分论的话，你就不会责备我言过其实了）。谁家该分多少地、划什么成分，不管远近亲疏、赵钱孙李，你是“架子陈”还是“染房张”，二哥陈红一律平等对待，如实向工作队汇报且准确定义。陵背后村之

所以能被评为土改工作模范村，土改工作队长在土改结束后之所以能荣任本区的区委书记，这些都是与二哥陈红熟悉情况、积极工作、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政策分不开的。

据说五伯因为临解放时买进了不少地，成分要定个上中农，就去找二哥陈红“走后门”（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否则他的事也就办成了），问能不能把“上”字去掉。二哥陈红当时未置可否地让他到村民会去说。五伯以为二哥答应了，就在村民会上理直气壮地说，他应该是中农。谁知还没有等别的干部表态，二哥陈红就掏出《土改大纲》来，一条一条地给五伯比较，最后的结论是：你板上钉钉该是上中农。

五伯当时气晕了头，以为是在“架子陈”家的族会上，站起身来就骂：

“好你个吃里爬外的陈红，你牛犄角往外弯，日弄你叔呢？我是上中农，你定个啥呢？！”

工作队队长拍桌而起：“你放屁！你敢跟陈红比？他是红后代，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他不贫，谁贫？他不算贫农，谁算贫农？你是啥东西？也不撒泡尿照一照，你给陈红当儿子都不配。就冲你刚才的话就该定你个富农。来几个民兵，把他捆起来再说！”

“对，斗他！”

“定他富农，看他还敢跟陈红比！”

一时间，群情激愤。

二哥陈红出面说了话，五伯才免遭绳捆之苦。五伯当时即成了泄了气的尿泡，软塌塌，脸呈猪肝色。

会后，五伯边用鞭子狠抽他最喜爱的红犍牛边骂：“抽死你这个白铁眼（意即六亲不认的东西），抽死你这个白铁眼，看你还吃不吃我‘架子陈’家的草料。”

陵背后村的人当时只是哧哧地笑着，谁也没有意识到五伯的远见卓识。二哥陈红当然也没有计较五伯的辱骂。土改结束后，

他被安排到地区行署去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不久就当上了行署的团委书记。可他临离开陵背后村时，还是将自己的庄子（也就是一个长洞坡三眼窟洞）交五伯看管，并千叮万嘱，只能照看不准动用，包括他门前的核桃树。同时他也没忘了给自己定个成分：中农。

对二哥陈红来说，此一去可谓龙入东海、虎放南山，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泛着金色的底色上闪着红光火字的“革命烈属”牌匾不光是一种荣誉，它所包含的实惠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令人眼馋。凭着三伯与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关系和二哥陈红能写会画的才识，如果好好干，他一定能混成个人物，用他飘逸的风采书写辉煌的人生，虽然不见得能青史留名，但无论如何也能丰衣足食地享尽人间的天伦之乐。夫荣妻贵，二嫂也会在诸多美容霜、润肤露的滋润下，今年20明年18，青春永驻。他的儿子作为“党的孩子”也会像陵背后村人说的那样，是生就的官命，再不行也能混个腰缠万贯的“官倒”，媳妇自然会是最称心的“优化组合”。生活中的所有狂风恶浪，都将对二哥陈红无损秋毫。陵背后村的村民们绞尽脑汁也不会杜撰出个“不得向陈红学”的格言来。

究竟是因为什么，二哥陈红偏要人往低处走呢？可能二哥临死也没有弄清楚。

就因为娶了二嫂！

乾州人对女人并无偏见，要不就不会尊称武则天为“姑婆”了。对于武则天，千百年来，褒贬不一。有人骂她红颜祸君，有人赞她为一代英皇，也有人中庸地评价她淫而不乱。她仰卧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平伸着修长的腿，将蕴藏生命的美妙的腹和哺育生命的乳赤裸裸地暴露在苍穹之下，在天地之间，赫然地展示着一个大写的“人”。她是在将母性的温馨和乳汁的甘甜恩赐子民呢，还是在以荡妇的淫褻和经血的腥臊引逗色鬼呢？

石碑无字。千古任人自评说！

二哥陈红娶二嫂杨秀莲是否也得益于“姑婆陵”的启示呢？陵背后村几千口人谁也想不到，温文尔雅、官高位显的二哥陈红会与杨家岭不识一字的杨秀莲成婚。

二哥陈红去杨家岭相亲时坐的是一辆美式吉普，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留着小分头。据媒人二妈讲，车一到杨家岭，几千口人就“呼啦”围了上来，像欢迎干部一样一直把他们送进了老杨家（看来二妈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把二哥当干部看待）。杨家老婆只是站在院子里隔着门帘望了望，压根儿就没敢进屋。杨老汉端着烟袋锅一开始还摆出几分威严，可一见到二哥立时就被镇住了，接过二哥递过来的纸烟左瞧右看了好一会儿才战战兢兢地对着火，没说几句就退出了屋。

二妈只得追进里屋去问：“老杨头，你看这……”

“成了。还有啥说的？”

“那么，彩礼……”

“咦，看你这人，还是啥时候的脑子，新社会不兴这个。只要娃乐意，啥彩礼不彩礼的。”

二哥和二嫂订婚后，杨家岭16岁以上未出嫁的女子几乎人人都染上了一种怪病：不思茶饭，常对着乾陵沉思，时而愁眉苦脸，时而笑逐颜开。有人甚至临近拜堂成亲时还寻死觅活。人们都说，是冲撞了“姑婆”。在乾陵无字碑前烧了好些纸，才没有出人命大事。

时隔不久，二哥陈红和二嫂杨秀莲在经历了古老的仪式之后，一起住进了二哥那有着三眼窑洞的地坑庄子里。

无疑，二哥陈红的婚礼就成了他一生中最辉煌、最荣耀、最得意的时刻。据说来贺喜的车在北场里排了两溜儿，身着学生装、中山装、军装和列宁服的许多有头有脸的人物使陵背后村的群众足足支应了一个星期。二嫂杨秀莲被掀开盖头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青年几乎都咂吮了一下舌尖咽下了一口口水。她那溜光